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間於周主遣使遺太祖書餌以白金三千太祖悉輸之內府間乃不行

馮瓚知梓州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劫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乗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梃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客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降千餘人

宋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其故非他節

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言吾旣諭矣頃之上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乃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不可得也

守信等乃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乃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隷

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
乾德三年置諸路轉運使自唐以來藩鎮屯重兵
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
少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
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置
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
不預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殿前
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
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内兵凡材用伎藝有過人者
悉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分遣禁旅戍守邊城

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
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致於驕惰皆普之謀也
郭進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將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
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闕
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
漢來攻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
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
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
從之
賊呂翰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而進曹翰知之令掌

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天明遂遁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呂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卽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羮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冤讐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

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生死之命在我
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毋終於
延州繼遷死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
太宗不豫呂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
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
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
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
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
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鏁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巳
晏駕立嗣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

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眞
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
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徵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洛陽人沈默好學以講習
爲業學者多從之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
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放乃稱疾不起帝
嘉其高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
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
騎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

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盡殺之

王旦爲相時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且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騃邪眞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

王旦爲相時曹瑋知秦州懇乞求解帝問可代者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本州將吏亦輕及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與旦旦曰禁軍戍邊白晝爲盜固當斬也烏足爲異且之用及但

以及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馬軍副都指揮使
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
府議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
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
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
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曹瑋爲邊將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
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
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
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决戰虜方

甚疲皆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
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
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
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
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
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
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
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曰襄王可乎準曰
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襄王

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以準參知政事
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衛州王曾疑太重丁謂孰視曾
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
也曾踧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嘗勾山
陵大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
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移就
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衆莫敢違即
改穿上穴既而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
堂杖死允恭初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
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

留白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置之
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
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行欲亟止召當直
舍人草詞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一云丁晉公執
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其
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
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
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珠崖之行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
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

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眞宗不豫李廸與宰執以祈禳宿内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需也廸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即上馬去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民

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
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匹云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
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
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
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
亦十得八九矣
張乖崖守城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於大
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
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押班以後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荅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荅不覺

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
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
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
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
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
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并興又新廒倉吏舍
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宴然仲淹之力也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
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趙淸獻公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淸獻公獨榜衢路令有米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公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

程顥爲鄠縣簿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自恃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

卒私償其所盜以去

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明道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州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于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開折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

辯

東坡論高麗進奉狀曰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賫金塔祝壽臣以爲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奏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

照會如此處分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
獻貢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宋張方平知諫院值元昊旣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
絕其封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
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册
暮下於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

李綱欲用張所然所嘗論潛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
善款語曰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
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宣撫司獨一
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謂不

空第今日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潛善欣然許之乃薦之於上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洲劉綱繳奏僞榜趙忠簡公與張忠獻公進呈忠獻奏曰乞斬益以釋謗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忠簡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忠獻怒

忠簡不主已意忠簡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位必以次竄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忠獻歎服其言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叅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

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公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种世衡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崛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

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即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

浙東大饑王淮薦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熹至部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輳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内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官吏憚其丰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歉蠲

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九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故雖遇歉民不缺食詔下熹社倉法於諸路

趙汝愚先用韓侂冑通宮掖立寧宗事成加侂冑防禦使侂冑大失望徐誼曰侂冑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葉適亦謂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皆不聽

邵靈甫宜興人倜儻樂施于家蓄數千斛歲大饑或人請糶荅曰是急利也請損直曰是近名也或曰

衆饑將自豐乎曰有成算矣乃盡發所儲白縣至
洑溪鎮除道四十里水路八十餘里通楚盡溪入
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以活誠得救荒之法
金宣宗疾革時巳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
鄭氏以年老侍側宣宗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
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
閤龎貴妃陰狡機慧嘗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
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
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
立皇太子守緒

元廉希憲受命節制諸軍事時西川將紐鄰奥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千餘人于乾州獄而先送二人至京兆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但令衆志未一彼軍或見其將校執因別生他心耳可因其懼死並加寛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隷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中疑懼果駭亂四出及是諸校獲全紐鄰與奥魯官得釋反大喜過望八春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

廉希憲每奏帝前無少囘惜帝曰卿昔事王府多所

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
輕天下事重時方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
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爲臣當忠
爲子當孝孔子之戒也

虞集元伯善二人初相得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上
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士
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
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乃下馬入邸舍舉酒
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
求得佳士爲朝廷之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

光顯欣恐不免為人搆間今為我飲此酒切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不待他日今已隙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不敢怠也乃再飲而別後真人吳全節求明善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百餘字乎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當明善大喜遂驩好如初

國初陳埜先之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營方山與海牙茂才等相望　高皇帝命廖永安馮國用先

攻兆先營大破之進拔其柵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六千人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高皇帝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屛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侍臥榻旁　高皇帝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乃相語曰旣活我又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

陳友諒戰敗鄱陽　高皇帝遺書令速決戰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週廻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

殺又令祭其弟侄及將軍之戰死者

成祖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修撰李貫等曰詞涉干犯者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 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時官近侍者獨無一言可乎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坐累繫獄十年死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裹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

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大難在宗室中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濟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率左右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椎脫處得免濟曩之祭禳碑也淮上諸將敗建文君召濟還京初濟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

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之建文君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君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

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
遂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初仁宗監國時命皇太孫出居庸迎太行皇帝龍轝
皇太孫瀕行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
防僞仁宗顧楊士奇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
及士奇對曰殿下未踐祚今居喪無所事有事自
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亦閑太孫出外無
行事惟有上稟朝廷之事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
權歸即納上仁宗即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
識來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因顧士奇曰汝此

說是雖出從權亦事機之會昔太行臨御儲位久
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乎
宣宗崩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符入內浮
言籍籍楊榮楊士奇哭臨畢請見皇太子即叩頭
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二楊
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古之大臣云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
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
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
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爲

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万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淸解發戍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兵部侍郎鄺埜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啟弊端咎將誰歸竟寢

景泰中帝意欲易太子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之嘿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宜
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
必奪門且内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為非順
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
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
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
貴而已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對曰朝廷許令
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報陞
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弘治十年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儲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故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

方准告報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陸續運至年利十五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卽欲收糴無處可得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塲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

孝宗時以孔鏞爲田州知府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裒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莅任纔三日郡兵盡巳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祗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

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俟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
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鏞即命騎令、
開門去衆請從士兵鏞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啟
門賊以爲出戰門啟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絡而
已門隨後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
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
林菁行間顧從夫已遁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逝矣
賊控馬入山林夾路罥裸人於樹者彌望見鏞呼
號求救鏞問人乃庠序士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
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

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
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
鏞座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為誰鏞
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
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
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剿絕汝我今
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
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
帛賚汝爾後無復刼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
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

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蓐鏞徐寢賊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劫願可付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巾裾諸生奔競去鏞鞍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鬭故鏞

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蘇州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圖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

名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
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為押運視遠近勞逸為
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
京等倉以次定支為舟檣剝轉諸費塡出銷入支
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
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正統初淮楊災鹽課虧
公巡視奏令蘓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
運貯楊州鹽場准為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
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
綵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勅公上供甚急

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公且還治公不應
至京言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
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
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
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
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學校賢
祠古墓橋梁河道修葺濬治一切取給餘米其後
戸部言濟農餘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屬盡括餘米
歸之官于是徵需雜然而逋負日多人益思忱之
功

陽明先生因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各閘
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剿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
誠恐日後為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獻兵一千名萬
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
平衛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
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覩論議似
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
蓋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令各
徭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
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

戚切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備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讐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斃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佩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大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　朝廷所以誅剿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

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若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決不追旣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淸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根荄深耕易耨芸菑灌漑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

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待於甲兵者也

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鵰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分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

一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等官仍要時加戒諭撫恤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陽明先生見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恥者莫過于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

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使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若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于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尚且不忍況于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

報殃禍及于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于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于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

父母者猶亦必哀憐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愍爾等亦正如此問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戮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

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
親率大軍圍困巢穴一年不盡至于兩年兩年不
盡至于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
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矣嗚
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
而至于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酋長
黃金巢盧珂等果率衆來投願效死以報

王文成公初撫贛時見各屬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
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御寇之方
百無足恃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兵非調土

軍即倩狼達乃行文各兵備官曰古之善用兵者
驅市人而使戰假問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縣之
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近據兵備副使楊璋呈將
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操練即其處分當
亦漸勝于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
隘至于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
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
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
輩務求魁傑異材鈌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
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

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敢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前額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内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别選素有膽略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月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

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巳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後廣東韶州府申欲留兵防守公復諭之曰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各掌印官務體立法不得巳之意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

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
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勦襲之士
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況各縣所留尚有三
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
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
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況勦襲
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
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此
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
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

空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王文成公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曰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

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叅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葢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閑曠之區以順適其曠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

獵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壖之限
牙童牿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
所以分立土田者是墻壖之限豶牙童牿之道也
然分立土田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者麋鹿
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壖禁其羣獨
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戢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
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
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
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
州恩恩之境按行其材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

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耳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斷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爲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疑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瘡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債成事故臣不避瀆舌之譏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

江陵曰制禦土夷之道惟在謹修內治廉察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緝四方奸徒毋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有之槩行會勘亦毋輕爲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决吾視其理直而爲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屈而爲衆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即疆場定矣何至紛紛勞民動衆敝內以事外乎

或云某官羅姓者曾出使川中泊舟河邊川中有一

處男女俱浴於河卽嬉笑舟邊羅君遣人禁之男女鼓譟大罵人多卒不可治反拋石舟中而去乃告之縣稍鞭數人既而羅公巡撫蜀中縣民大駭懼其相螫也相聚求預備之方羅公亦心計之是日又泊舟此處大言曰此處民被我前處治一番今乃大變好了嗟嘆良久川民前猜遂解

樊升之曰天下之事一而已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是以壯馬健兒不如老婦吹篪虎步淮南亦有元龍三書王文成公曰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

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當時釋思田
作其斩附之氣揭斷藤而掩其不備之機疾如
雷霆翕若風雨可謂妙矣雖然猶不難也至其
一切處置之妙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
自解險設而賊自攝威震而奸自伏者其妙又
何如雖然猶不難也其在南昌忠泰引軍塞城
挑釁啟隙禍在反掌而先生處之所以怒敵而
附我者蓋妙於無形而入不可知之神矣夫戮
賞而彼禁則衆將伺怒民去而城空則釁孽將觸
乘而北軍不習水土死亡用希先生遏之稍獾

嘆息厚與襯錢一以撫其衆一以慘其情蔣薪
經兵火命民祭享陌陌輿亡家冢哭泣百萬之
師聞之一時慈怨泣下前無見敵之利而後有
鄉關之悲直我而不直彼怨彼而不怨我愚秦
雖欲不歸得乎垓下楚歌南昌哭泣壯馬健兒
誠哉不久故坡公畢於文者也譚笑怒罵皆是
文章曹公聖於兵者也拊手歡笑即是兵機然則
玅豈在遠遠即不玅矣故曰因其固然

智品卷之三終